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薛仁貴征東

第四十回 秦懷玉衝殺四門 老將軍陰靈顯聖

詩曰：蘇文驍勇獨誇雄，全仗飛刀惡毒凶。
不是忠魂來報國，焉能小將立奇功。

單講番將通名：「魔乃蓋元帥麾下加為無敵大將軍巴廉、巴剛便是。可知我弟兄本事？你不到南城還可壽長，既到南城，性命頃刻就要送了。」秦懷玉道：「你休要誇能，放馬過來，照爵主爺槍罷！」插一槍望巴廉面門直刺過來。巴廉說聲：「好槍！」也把手中紫金槍急忙架住，噶啞一響，梟在旁首，那馬衝鋒過去轉背回來。巴剛也起手中赤銅刀喝聲：「小蠻子，看刀！」

插一刀望懷玉面門上刺來。懷玉叫聲：「不好！」把提爐槍望刀上噶啞啞啞只一抬，原有泰山沉重，在馬上亂晃，豁刺一聲，馬才衝過去。巴廉又是一槍分心就刺，他把槍噶啞一響，逼在旁首。懷玉本事雖是利害，被兩個番將逼住，只好招架，那裡還有還槍開去，只好把鋼牙咬緊，發動羅家槍，噶啞一聲分開刀槍，照定巴廉、巴剛面門，兜咽喉，左肩膀，右肩膀，兩肋胸膛分心就刺。巴廉紫金槍在手中，噶啞叮噹，叮噹噶啞，前遮後攔，左鉤右掠，鉤開了槍，逼開了槍；巴剛手中赤銅刀，鉤攔遮架，遮架鉤攔，上護其身，下護其馬，擋開了槍，抬開了槍。好殺！這三人殺在一堆。正是：棋逢敵手無高下，將遇良才各顯能。一來一往鷹轉翅，一衝一撞鳳翻身。十二馬蹄分上下，六條脖子定輸贏。麒麟閣上標名姓，逍遙樓上祭孤魂。槍來刀架叮噹響，刀去槍迎迸火星。世間豪傑人無數，果然三位猛將軍。

這一場大戰，殺到有二十餘合，兩員番將汗流脊背，懷玉馬仰人翻，呼呼喘氣，正有些來不得了。那巴廉好槍法，左插花，右插花，雙龍入海，二鳳穿花，朝天一柱香，使了透心涼；那巴剛這口刀，上面摩雲蓋頂，下面枯樹盤要根，量天切草，護馬分鬃，插插的亂砍下來。秦懷玉把槍多已架在旁邊，不覺發起怒來，把提爐槍緊一緊喝聲：「去吧！」嗖的一槍挑將進來，巴廉喊聲：「不好！」閃躲也不及，正中咽喉，挑往番營前去了。巴剛見挑了哥哥，不覺心內一慌，手中刀鬆得鬆，秦懷玉橫轉桿子，照著巴剛攔腰一擊，轟隆翻下馬來，鮮血直噴，一命身亡了。那懷玉雖傷兩員番將，力乏得極了，在馬上眼花撩亂，慢慢的走到吊橋，望上一看，尉遲恭早在上面。懷玉便叫聲：「老伯父，快快開城，放小姪進去。」敬德說：「賢姪，本帥方才一時錯了主意，叫你走北城到放了你進來，不想走了南城，倒又要賢姪殺一門，好放你進去。」懷玉說：「老伯父，為什麼緣故呢？這裡南門又放不得進城？」

敬德道：「賢姪，你有所不知，這裡朝廷龍駕正對南門一條直路，況番兵此處眾多，緊閉在此，尚且屢次攻城，若把城門一開，倘被番兵一衝，雖不能傷天子，到底不妙。賢姪，殺往東城放你進來，方才不驚龍駕，有何不美？」

秦懷玉聽說此言，明知尉遲恭作孽，在此算計他，說：「也罷，既是老伯父如此說，待小姪再殺奔東城，你還有別說嗎？」敬德道：「賢姪，殺到東城，本帥再無別說，在城上先行。」秦懷玉急帶馬韁，望著東城繞城而來，望見東門，城邊未曾走近，只聽番營內一聲炮響，戰鼓如雷，衝出一將來了，你道他怎生打扮：

頭戴一頂斗篷盔，高插大紅纓。面孔猶如紫漆堆，兩近硃砂眉，雙眼如碧水，口開獅子威，腮下鬚鬚滿嘴堆。身穿一領青銅甲，亮光輝，官綠袍，九龍隊。護心鏡，前後開。手端著兩柄鎚，青鬃馬上前催，喝一聲好比雷。

秦懷玉見番將驍勇，忙扣住馬喝聲：「番兒焉敢前來擋我去路！快留下名來是什麼人？」番將道：「你要問魔家名姓嗎？我乃蓋大元帥麾下隨駕大斜軍鐵亨便是。」喝聲：「小蠻子，照槍罷！」把手中雙錘一起，望懷玉頂樑上蓋下來。懷玉叫聲：「來得好！」舉起提爐劈面相迎。不多幾個回合，懷玉力乏之人，本事幸虧來得，這番發了狠，一條提爐槍神出鬼沒，陰手接來陽手發，陽手接來陰手去，耍、耍、耍，在這鐵亨左肋下，右肋下，分做八槍，八八分做六十四槍，好槍法！番將的銀錘如何招架得開？戰到一十餘合，鐵亨本事欠能，被秦懷玉一槍挑進來，正中前心，噶啞一響，翻下馬來，一命嗚呼。懷玉滿心歡喜，省一省力走到城下，望城上叫道：「老伯父，念小姪人困馬乏，如今再沒有本事去殺這一城了，想老伯父方才說過，自然再無推卻，快快開城放我進去。」尉遲恭說：「賢姪，你是這等講，分明倒像本帥在此作弄你殺四門，總總我們不是說差了一句，害你受多少心驚。好好叫你進了北城，何等不美？反叫你走起南城東城來，卻倒像有心的做起旗號，學那蘇定方來，倒覺有口難言。」秦懷玉道：「老伯父，小姪又不來怪你，為什麼開城又不開，只管囉囉嗦嗦有許多話講？」敬德道：「非是本帥不肯開城，奈奉殷國公軍令，三江越虎城只許開西北二門，不容開東南二門。所以不敢亂開，若到北門竟放你進來。」懷玉道：「也罷！我三門盡皆殺過，何在乎這一門了。如此，伯父請先行，待小姪殺個四門你看，也顯我小將英雄不弱。」說罷，帶轉馬慢慢沿城河而走，到得北城，差不多天色已晚了。

只聽得那邊銀頂帳蘆帳內轟隆轟隆三聲炮響。正是：番營驚動豹狼將，統領貔貅殺出來。

那蓋蘇文親自出來也。懷玉抬頭一看，一面大旗上寫著「流國山川七十二島紅袍大力子大元帥蓋」，原來得凜凜威風，後面有數十番將。秦懷玉看了，不覺心內驚慌，大喝一聲：「來的番兒可叫蓋蘇文嗎？」對道：「然也！你這蠻子，既知我名，為何不要下馬受縛？必要本帥馬上生擒活捉！」懷玉道：「你滿口誇能，到底有多大的本事攔住我的去路？可曉得爵主爺槍法厲害嗎？你敢是活不耐煩，快來祭公子爺槍尖！」蓋蘇文大喝道：「呔！小蠻子，本帥有好生之德，由你在三門耀武揚威，不來接應，你好好進了城何等不美？該死的畜牲，佛也難度，自投羅網，前來侵犯，要死在我馬下。」喝聲：「看刀！」這赤銅刀往頭上一舉，望面門砍將過去。懷玉看見說聲：「不好！」把提爐槍望刀上噶啞啞啞這一抬，擋得懷玉兩膊酸麻，坐在馬上不覺亂晃。若講秦懷玉生力尚不能及蓋蘇文，況且如今力乏之人，那裡是他敵手？

阿嘯，名不虛傳，果然好利害！豁刺衝鋒過去，圈得轉馬，蘇文便說：「蠻子，你才曉得本帥手段？照刀罷！」又是一刀砍將下來。懷玉把槍梟在一旁，蓋蘇文連砍三刀，不覺惱了性子，把槍噶啞一聲逼在下邊，順手一槍，緊緊挑將進去。蓋蘇文那裡放在心上，把赤銅刀架在一旁。兩人殺在北城，只聽見槍來刀架叮噹響，刀去槍迎迸火星，一來一往鷹轉翅，一衝一撞鳳翻身，八個馬蹄分上下，四條脖子定輸贏。這一場好殺！那二人大戰十有餘合，秦懷玉秦懷玉衝殺四門老將軍陰靈顯聖呼呼喘氣，被這蓋蘇文逼住了，望著頭頂面門、兩肋胸膛分心就砍。懷玉這條槍那裡擋得及，前遮後攔，上下保護，抬開刀，分開刀，挑開刀，還轉槍來也是厲害，上一槍禽鳥飛，下一槍山犬走，左一槍英雄死，右一槍大將亡。正是：二馬衝鋒名分高下，兩人打仗各顯輸贏；刀過槍寒光殺氣，來往手將士心驚；懷玉這條槍，恨不得一槍挑倒了吳天塔；蓋蘇文這柄刀，巴不能一刀劈破了翠屏山。提爐槍如蚊龍取水，赤銅刀如虎豹翻身。

這二員將直殺到日落西沉，黃昏月上，不分高下。秦懷玉本事欠能，蓋蘇文思想要活擒唐朝小將，遂叫：「把都兒們，快快撐起高燈，亮子如同白日，諸將們圍住小蠻子，要活擒他，不許放走！」兩下一聲答應，上前把一個秦懷玉馬前馬後圍得密不通風，嚇得秦懷玉魂飛魄散，走又走不出。也有三股叉、一字鏡、銀尖戟畫桿戟、月牙鏟、雁翎刀、混鐵棍、點鋼矛、龍泉劍、虎尾鞭，三股叉來挑肚腹，一字鏡亂打吞頭，銀尖戟直刺左膊，畫桿戟刺落連環，月牙鏟咽喉直鏟，雁翎刀劈開頂梁，混鐵棍齊掃馬足，點鋼槍矛串徵雲，龍泉劍忽上忽下，虎尾鞭來往交鋒，不在馬前，忽在馬後。秦懷玉這條槍那裡招架得及，上護其身，下護其馬，挑開一字鏞，架掉銀尖戟，閃開畫桿戟，勾去月牙鏟，抬開雁翎刀，遮去混鐵棍，按落龍泉劍，逼開虎尾鞭，好殺！殺得懷玉槍法慌亂，在馬上坐立不定，大叫一聲：「阿嘯！我命休矣！」

蓋蘇文說：「小蠻子，殺到這個地位還不下馬受縛，照刀罷！」一刀吹下來，秦懷玉把槍梟在一邊，但覺眼前烏暗，又無逃處，如今要死了。尉遲恭在城上，見秦懷玉被蓋蘇文諸將圍住，喊殺連天，諒秦懷玉性命不保，嚇得心驚膽跳，說：「不好了！若

有差池，某該萬死了。左右，快來把吊橋放下，城門大開，後面張高亮子，待本帥出城救護。」手下一聲答應，就大開北門。

敬德衝出城來，抬頭看時，只見圍繞一個圈子，槍刀射目。敬德年紀老邁，心中也覺膽脫，又怕蓋蘇文飛刀厲害，不敢上前去救，只得扣馬立定吊橋，高聲大叫：「秦家賢姪快些殺出來，某開城在此，快些殺出來。」尉遲恭在吊橋邊高叫，這時秦懷玉殺得馬仰人翻，那裡聽得有人叫他。這些人馬逼住四面，真正密不通風，圍困在那裡，要走也無處走，殺得來渾身是汗。底下呼雷豹力怯不過，四蹄不能踰定，要滾倒了。馬也要命的，把鼻子一嗅，悉哩哩一聲嘶叫，驚得那番將坐騎盡行滾倒，尿屁直流，一個個跌倒在地，蓋蘇文這匹混海駒是寶馬，只驚得亂跳亂縱，不至於跌倒。秦懷玉滿心歡喜，加一鞭豁刺刺往吊橋上一衝，敬德才得放心，也隨後進了城，把城門緊閉，扯起吊橋。

番邦兵將不解其意，便說：「元帥，秦蠻子這匹是什麼室騎？叫起來卻驚得我們馬匹多是尿屁直流，跌倒在地。」蓋蘇文說：「本帥知道了，造化了這小蠻子。我聞得南朝秦家有這騎呼雷豹厲害，方才本帥意欲活擒他，故不把飛刀取他性命，誰想竟被他逃遁了。」要曉得懷玉的呼雷豹，當初被程咬金去掉了耳邊槍毛，所以久不叫，今日被番兵圍殺了一日，馬心也覺慌張，所以叫了一聲，救了懷玉性命，直到微西裡邊再叫。那蓋蘇文同諸將退進番營，我且不表。

另言講到城中，秦懷玉在路上走，後面尉遲恭叫住說：「賢姪慢走。才叫你殺四門，不可在駕前啟奏，這是本帥要顯賢姪的威風，果然英雄無敵。」

懷玉明知他說鬼話，便隨口應道：「這個自然，萬事全仗老伯父贊襄調度，方才之事我小姪決不奏知朝廷，老伯父請自放心。」敬德聞言大悅，雙雙同上銀鑿殿，敬德先奏道：「陛下，果然救兵到了，卻是秦家賢姪單騎殺進番營，到城報號，本帥已放入城。」懷玉連忙俯伏說：「父王龍駕在上，臣兒奉家父嚴命，戴孝立功，所以單人踰進番營前來報號。」朝廷聞說秦王兄亡故，不覺龍目中滔滔淚落，徐勳也是心如刀絞，程咬金放聲大哭，一殿的武臣無不長歎。天子又開言叫聲：「王兒，你帶多少人馬在外，有幾位御姪們回來？」懷玉說：「兒臣為開路先鋒，羅兄弟領大兵十萬，各府內公子多到的，單等我們衝殺出城，大踰番營，外面進來接應。」朝廷道：「徐先生，我們今夜就踰番營呢，還是等幾日？」茂功道：「既然，連夜就踰他的營盤。」

連忙傳下軍令，吩咐五營四哨偏正牙將，齊皆結束，通身打扮，整備亮子，盡皆馬上，聽發號炮，同開四門，各帶人馬殺出城來。秦懷玉一馬當先踰起番營，手起槍落，把那些番兵番將亂挑亂刺。後面程咬金雖只年邁，到底本事還狠，一口斧子輪空手中，不管斧口斧腦亂斬去，也有天靈劈碎，也有面門劈開，也有攔腰兩段，也有砍去頭顱，好殺！番營繚亂，喊聲不絕，飛報御營說：「狼主千歲，不好了！南蠻驍勇，領兵衝踰營中來了，我們快些走罷！」高建莊王聽言，嚇得魂不在身，同軍師跨上馬，棄了御營，不管好歹，竟要逃命。只見四下裡煙塵抖亂，盡是燈球亮子，喊殺連天，鼓聲如雷，營頭大亂，奪路而走。後面秦懷玉一條槍紫緊追趕，殺得來天地微雲起，昏昏星斗暗，狂風吹颯颯，殺氣滾騰騰。東城尉遲元帥帶兵出番營，這一條槍舉在手中，好不了當！朝天一柱香，使下透心涼，見一個挑一個，見一對挑一雙，慘慘愁雲起，重重殺氣生。西門有小爵主尉遲寶林，手中槍好不厲害，朵朵蓮花放，紛紛蜂蝶飛，左插花，右插花，雙龍入海，月內穿梭，丹鳳朝陽，日中揚彩，撞在槍頭上就是個死，血水流山路，屍骸堆疊疊，頭顱飛滾滾，馬叫聲嚶嚶。南門有尉遲寶慶帶領人馬，使動射苗槍，槍尖刺背，槍桿打人，人如彈子一般，挑死者不計其數，半死的也盡有。如今不用對敵，逃得性命是落得的，大家殺條血路而逃，口中只叫：「走阿走阿！」四門營帳多殺散了。放炮一聲驚動，羅通聽得炮響，傳令人馬，眾爵主提槍的舉刀的拿錘的端爺的，催動坐騎，領齊隊伍，衝殺上來。把這些番邦人馬裹在中間，外應裡合，殺得他大小兒郎無處投奔，哀哀哭泣，殺得慘慘。分明：血似長江流紅水，頭如野地亂瓜生。

再講到秦懷玉串串提爐槍追殺，番兵盡皆棄下營寨曳甲而走，正在亂殺番兵，忽見那邊飛奔一員大將來了：「啊唷，可惱可惱！南蠻有多少將，敢帶兵衝殺我邦的營盤。不要放走了穿白的小蠻子，本帥來取他的命了。」懷玉抬頭一看，原來就是蓋蘇文。那秦懷玉便縱馬搖槍直取蓋蘇文，他舉起赤銅刀急架相迎。二人戰不到二合，蘇文恐怕呼雷豹嘶叫起來不當穩便，就左手提刀，右手掣開葫蘆蓋，口中念動真言，叫聲：「小蠻子，看我的法寶吧！」

嗖一響，一口柳葉飛刀飛將出來，直望懷玉頭頂上落下來。懷玉見了，嚇得魂不附體，叫聲：「不好！我命休矣！」思量要把黃金鑄去架，他那曉得心中慌張，往腰間一摸拿錯了：抽了一根哭喪棒，上邊撩出黑光來。